



□余红丽

1997年年底,当村村通网络工程的电话线通到我们村子里,宁静闭塞的小村庄,心跳忽然加速,从此刻起,这里会变得不一样。我家第一批装上了电话。原因很简单,孩子们都在外打工,父母想念孩子,有了自己的电话,方便和孩子联系。

电话刚装好,父母特别激动,想快点儿把电话打给远在广州打工的孩子。父亲第一次在家里拨打电话,手都是抖的。种了几十年庄稼的手,干起农活儿毫不含糊,第一次拨打电话,却有些不听使唤。尽管他提前深吸了几口气,又咽了几口吐沫。他小心地伸出右手食指,先按下“免提”,又看了好几遍电话号码,在母亲的一再提醒中,再次确认过座机上的数字,才小心翼翼按下去第一个号码。座机“嘟——”的响了一声,他脸上露出喜悦,装电话的工人对他说过,听到“嘟”的一声响,就是输进去了一个号码,才能接着按第二个号码。终于迈出了生平拨打电话的第一步,成功了!父亲激动地接着按第二个号码。可是,电话没有发出“嘟”声。父亲停顿了一下,又按,还是没有响声。母亲觉得父亲可能是按错号码了,抢过紧攥在父亲手里的电话本,帮助他大声念了一遍,两个人经

我家装上了电话

过仔细核对无误后又试了一次,还是没有发出“嘟”声。他们看见我在旁边站着,一直不说话,就让我看看是怎么了。可我也只是见过别人拨打电话,自己一次也没有碰过电话,我也不会呀!更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一下,父母都急眼了。这是咋回事?父亲又对着电话机端详了几下,号码对,按下去的号码键也对,实在找不出毛病,一定是电话机出了问题。

确定了原因,父亲头上的汗急得都冒出来了,一肚子的火瞬间就要喷发。花那么多钱,装了一部坏的电话,这不是坑人吗?他火急火燎地三两步走到院子里,推出自行车就要去乡里找装电话机的工人去理论。母亲也很着急,但是她还算是冷静,上前拉住父亲,让他先去问问邻居,邻居家也装了电话,也许他家的电话机是好的呢!父亲一听觉得有理,就把自行车往母亲手里一推,匆匆去邻居家搬救兵。

邻居是被父亲拖着来的。父亲在路上已经把详细的情况告诉了他。他看了看电话机,刚才拨出的第一个号码还在座机显示屏上。邻居对着电话号码,对照着电话机又确认了一遍。试着又按了一次刚才父亲按的第二个号码,依然没动静。父亲便

进一步确定电话机一定是坏的,他更着急了。不行,他一定得跑一趟乡里,否则,电话打不出去,这不是要急死人吗?邻居也有些不好意思,他一边说,一边对着电话机继续研究。当他的手指又碰到刚才按了好几遍的键盘号时,问题的关键突然就找到了:父亲刚才按键的时候,太过用力,话机上那个按键被按了下去,没有及时弹回来,所以就听不到“嘟”的声音。刚才,邻居的手指无意间碰到了它,它弹回来了,大家都看到了。由于刚才大家都着急,谁也没有看出来键盘上的异样。邻居帮父母拨通了电话,一场小小的风波总算平息了。刚才的紧张气氛化为乌有,父亲的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的笑容。他记住了邻居的告诫,知道以后拨打电话时,一定要小心,不能太用力。

如今,座机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,每一个村庄、每一个城市、每一个人,都和祖国同呼吸、共命运。父亲已经学会用智能手机发微信、视频聊天,可是,回想当年的事情,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,那日的情景、当时的心情,至今历历在目。

欢迎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370707276@qq.com



◎都市闲情

□韩月琴

多日前就和朋友相约,要找个时间坐下来好好聊聊,无奈琐事缠身,始终不得空闲。一天下午,借着孩子去上兴趣班的机会,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坐在一起,度过了半天美好的时光。

说来也巧,我和朋友是师范的校友,十多年前我们先后在漯河师范就读,而且机缘巧合,我们的文选课还是同一位老师教的,彼此却并不认识。十多年后,她家住在会展中心附近,我家住在交通路南端,穿越大半个城市,身在不同的行业,却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此相识并熟悉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。

朋友在沙北办了一个书馆,只在周末上课,所以我们约在了她的书馆里。当我匆匆赶到的时候,她已经把茶泡好了。朋友是个有情调的人,书馆里除了必备的课桌椅和黑板之外,还有一套精美的茶具,可见她在上課之余常常在这里会友品茶,我想她平常的日子应该也是很精致的。朋友很谦虚,一再说自己茶艺不精,将就着喝。我心中暗笑:一向粗枝大叶的我从来不曾这样悠闲地坐下来品茶聊天,今天是第一次,于我而言,这样闲适的时光已经够美好的了。

书馆面积不大,却布置得简单雅致,朝阳的墙边摆放着几盆花草,碧

绿的叶子上洒满了暖暖的阳光,映照得片片绿叶亮闪闪。

茶香氤氲,我和朋友临窗而坐。放眼望去,街道纵横,楼群林立,城市的热闹与繁华尽收眼底。

没有寒暄,没有客套,也没有主题,时而天南海北,时而鸡毛蒜皮。虽然相识仅半年,但我们仿佛已是相交多年的旧友,言谈间总觉得十分投缘。我们从读书写字聊到人际关系,又从人际关系聊到日常琐事。温馨平和的笑容在我们脸上悄然绽放,平日里,身兼多重角色的我们忙工作,忙家庭,像一头负重的老牛一样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自的岗位上。这个午后,我们放下了办不完的俗务琐事,放慢了奔忙的脚步,给了自己一段休闲的时光,喝茶聊天,回忆畅想,我很享受这样闲适的时刻。

席慕容曾经说过:“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好的时光。”不知不觉,时间已经悄悄溜走了两个多小时,虽然意犹未尽,但接孩子的时间就要到了,我不得不起身告辞。

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,滚滚红尘中,我们的生活中大多数时间充满着平淡无趣和匆忙焦躁。年龄渐长,我对衣着打扮的要求日益趋向得体大方,慢慢对逛街失去了原来的热情,越来越不愿意把闲暇的时光消耗在闲逛上。与谈得来的朋友喝茶聊天还真是为了我的胃口,我想这应该跟

读书写字一样也逐渐发展成为我的业余爱好。

晚上,意外接到朋友发来的微信消息,说是白天聊天太投入,把准备送给我的一株牡丹忘记了,让我明天有空的时候去拿,这让从不养花的我哑然失笑,同时也受宠若惊。因为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养活它,但我不能拂了朋友的盛情,明天下午一定欣然前往,从此以后也让花儿来装点我的生活。

如果柴米油盐酱醋茶是生活的必需品,那么,琴棋书画诗酒花应该是生活的点缀,除了庸常生活里的琐碎,我们的心中真的还应该有意和远方,只有这样,在我们的生命长廊里才会感受到越来越多的美好时光。



◎亲情无限

家的念想



□魏亚鑫

前天爷爷的周年祭日,我们都回家了。爷爷,那个疼爱我,我也疼爱的老人不知不觉已经离开我们14个年头。

本打算回去跪在坟前痛哭一场,借着肆虐的眼泪,释放梦里的想念。由于某种原因,我未能如愿,只有回家了。这次是真的回家了,一别多年的家。一个尘封了记忆和故事,也被时间尘封了13年的家。

以前,每次回来只能在大伯家落脚,吃了午饭就匆忙离开。每次回来,我和妹妹一定会推开家里厚重的大门,走进荒芜的院落,走进阴暗潮湿的屋子,打开曾经视如珍宝的抽屉,翻看褪色相册里发黄的旧照片,爱不释手贴着贴画的日记本,哼唱歌词本里字迹已经模糊的稚嫩儿歌,温热的眼泪在眼眶里泛起岁月的碧波,荡漾着驶入我们的童年。记不起哪年哪月哪日的一束阳光,透过破碎的玻璃窗,把童年照成金色。

每一次,都是短暂的停留,片刻的留恋,匆忙地离开。

每一次离开,都会带走一两样东西,或是装饰过美好童年的粉色发卡,或是杰伦的一盒被我们搞得因缠带而废弃的磁带,只不过歌词里有蜗牛和稻香,给过曾经的年少无知很多勇气和力量,青春彷徨时的一线光明和希望。

奶奶走得早,爷爷去世后的第二年,我们一家人离开了老家,各奔东西。爷爷奶奶的去世似乎让家变得没有牵挂,所以我们走得很干脆。可随着时间流逝,年岁渐长,老家越来越让人牵挂,成了深深的牵绊。

前不久,爸爸多年的心愿落地,一个人在家忙活5个多月,一点一滴,一砖一瓦构建他对家的真挚怀念和热切渴望。

院落里虽然还堆放着早已派不上用场的旧农具、大水缸,以及乱七八糟的杂物,但丝毫阻挡不了妈妈对院子美好的畅想,妈妈说农具不能丢,她要用它们把院里的空地开垦成小花圃和小果园,还要在大水缸里种荷花。孤单了13年的银杏树现在枝繁叶茂,去年就果满枝头,听到妈妈要给它呼朋引伴,翠绿的叶子像极了娃娃们高举的小手,在明媚的阳光里欢快地鼓掌。

这里不仅有我和妹妹的念想,还有爸妈的念想。就像爷爷门前的断墙,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,多少次风雨后,总会被岁月的风霜留下一丝痕迹,挥之不去……



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